

定語加持

只要定語足夠長，天天都是我霸榜。

商業時代，產品都講究宣傳，定語的加持作用越來越妙。按理說，每類產品都只能有一個「第一」。比如5G手機去年全球銷量，華為就是第一。但幾乎每個手機品牌宣傳海報都標有「第一」字樣。有的是「手機性能測試評分第一」，有的居然也是「銷量第一」，但在前面加上了一行「截至某月某日」，字號小得如速食麵包裝上的「圖片僅供參考」差不多。

這裏面可大有玄機。比如某款手機，儘管可能會宕機，會黑屏，但在實驗室理想狀態下，確實創造過待機續航時間最長紀錄。所以，便心安理得尊享「評分第一」。你要是質疑虛假宣傳，商家可是振振有詞：我並沒有說綜合性能最好，而是某項指標第一嘛。這些「第一」的前面，加了長長的定語，等於添加許多限定條件，將某一方面、某一時間點的個別情況無限放大，以偏概全，混淆視聽。因此：定語越長，越不值錢。

現在很多地方有「中心城市」執念。實際上，現在中央正式認證的國家中心城市只有九個，連深圳都尚未入列。但各地的招商材料，亦幾乎無一不自稱中心城市。當然，此時，就該定語大顯身手了。西南某市提出打造「川渝陝結合部區域中心城市」，北方某縣城宣稱是「山東半島城市群和淮海經濟區連接部區域性中心城市」。其實，所處區位，本已是邊邊角角，與大城市圈相去甚遠，所謂的「結合部」、「連接部」只是炒作概念而已。此種唯我獨尊的「中心」，夜郎自大兼王婆賣瓜也。

段景住在梁山一百零八將排名倒數第一，除了盜馬，沒啥戰鬥力。但也可稱「梁山第一好漢」，畢竟據說通曉多國語言，時常出入遼金番邦，論國際化程度可不就是第一嘛。



找WiFi

大約七八年前，我曾參與過一次「北漂」生存狀況的社會調查。走訪時，發現「北漂」青年租房時第一個問題是能不能上網。那時，上網已成青年生活「刚需」，而WiFi還算新鮮的事。而這些年，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比如外出開會、旅行，或只是到館子裏去吃一頓飯，坐定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找WiFi。

現在大部分地方都有了WiFi，也有的地方因各種限制，或僅因信息化建設「落後」，沒有WiFi或者雖然有但信號不好，這就讓人很頭疼，一下子無所措手足。有一次參加一個會議，整個賓館只有前台大廳的信號好，於是，會議間隙，一大群人擠在大廳發郵件，成了一道風景。

「免費WiFi」前幾年是咖啡館招攬客人的「法寶」，好比再早些時候的「空調開放」。現在成了理所當然，如誰家沒有，反讓人不可思議。看一個社會的發展狀況，最好的辦法是看這個社會裏哪些東西是「理所當然」的。比如，我們這代人覺得吃飽飯、有學上，是理所當然的；新的一代會把聯網視為生活常態。有句話叫「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的清單裏正面的東西越多，社會就越文明。而我所謂的「正面」，簡單說就是符合人性。

「百姓日用而不知」這句話，南懷瑾先生認為是孔子說的。孔子因夢不見周公內心惶惶，今天以舞文弄墨為生的孔子之徒，則因找不到WiFi內心焦躁。WiFi和周

公，真有些相似的地方。孔子心裏的周公，不僅是個人，還是種理想，以及去往理想的道路。行周公之道，便能到美妙世界。對於當代人而言，WiFi也不只是一束信號，而是聯通更加豐富、令人愉快的世界的道路。這個世界離孔子的「大同」雖然還有很遠，但把人性的抒發，以及人與人的平等推進一步，至少在傳播和交流的意義上是如此。

不過，大都WiFi加了密，一個小鎮圖標，讓人望網興嘆。幸好據說全球無縫覆蓋的WiFi正在建設，但願這一天早日到來。



說書

中國各省市都有自己的地方戲曲，廣東有粵劇，上海有滬劇，北京有京劇，河北有評劇，河南有豫劇……許多省還不止有一種，此外還流行相聲、評彈、數白檯、梆子、大鼓等一些民間藝術。

有個品種幾乎各省都有——「說書」。「說書」就是講故事，粵語稱「講古」，那是孩子們和文化程度不高的民眾特別歡迎的。有個時期，許多電台都開設了講故事節目。廣州的張悅楷本是粵語話劇演員，演過《七十二家房客》裏的警察「三六九」。後在電台「講古」，講過《水滸》、《三國演義》、《楊家將》和廣東著名作家吳有恒的長篇小說《山鄉風雲錄》。

。每到他開講，放學的孩子、下班的人群都匆匆趕回家，那時段滿大街都飄過張悅楷聲情並茂的聲音。人們親切稱他為「楷叔」，尊推他為「一代講古大師」。

中國百姓即使目不識丁，但通過說書，也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啟蒙薰陶。

說書人在過去貧瘠的北方農村大受歡迎。鄉間每到農閒時節，日子便有些單調沉悶，說書人在那時最為活躍。他們肩搭「褡褢」（布袋）走鄉串村，人們也早早搬一把小椅子到曬場恭候。一場故事是村裏隆重的節日，令村民長久激動，說書人和他講的故事便是熱議的話題。

聽故事也不白聽，聽眾都散得差不多

時，各家主事的便會擡下幾把糧食，幾個土豆或者一兩個雞蛋。說書人把東西裝進褡褢，往肩上一背，拱手施謝，轉身便趕到下一村。

他們從一個村到另一個村，過着半流浪的生活，用這種方式給農村送去娛樂和溫暖，也用以養家糊口。他們也是中國文化的傳播者。很多上年紀的老農都能說一點三國、水滸的故事，便受教於說書人。

說書人一般都識字，算是鄉間的小知識分子，他們本身的經歷就是故事。



無處安放的年假

行政同事來通知，下列同事還有上年的年假剩餘，如果截止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放，就將因為過期而取消：某某同事，還有十三天年假；某某同事，還有十一天年假；某某同事，還有九天年假……

往年這些被點到名的，應該都是其他同事羨慕的目標，有這麼多年假，就算平時比較忙沒有機會放長假，但現在年末將至，總不能眼睜睜看着年假被白白無故消掉，終於有大條道理可以「奉旨放長假」。但如今，被點到名的同事彼此看看，面露無奈之色，而沒有被點到名的同事看着他們，眼中竟透着同情。疫情之下，我們無處安放的年假啊……

新冠肺炎疫情從年初開始，當時還估計幾個月之後應該可以恢復正常了吧。所以心中期待的旅行計劃還只是「推遲」而不是「取消」，想着暑假總可以一切恢復正常了吧？誰曾想都十一月了，還未能離開香港。看看新聞，昨日內地新增六十多例，但海外竟然一日新增四

十六萬！單單美國一日就新增超過八萬人，印度、法國、巴西、意大利、英國、比利時等緊隨其後，單日新增都超過兩萬人……放眼望去，似乎整個世界只有內地是一片安全島。

香港自身疫情反覆，前往內地要先隔離十四天，這樣的時間成本之下，「旅行」之夢已成泡影。這個時候看着內地國慶中秋「雙節」長假，數億人出行，心中真是無比羨慕。雖然看到很多景點大排長龍，很多高速嚴重塞車，心中少許平衡，但轉念一想，我們連排隊或是塞車的機會都沒有……

年假，如果不用來旅行，總覺得是浪費了一樣。而在無法旅行的今時今日，我們最寶貴的年假又該如何安放？



覺悟，就《在一起》

宋小強，聽起來是一個很普通的名字。今年初，小強從大連乘坐高鐵去長沙洽談業務，誤打誤撞進入了武漢。當時是武漢疫情最嚴峻的時期，小強沒法離城，情急之下去了定點醫院當臨時工，只想找來兩餐一宿，豈料讓自己的人生出現巨大變化……

梅愛華，寧波的民營企業家，面對可能閉關的工廠，愛華看準時機，把工廠轉型生產口罩，希望可以從中獲利，在逆市中找來生機。怎料製造口罩不是說來般容易，而且也不應該只為圖利。愛華逐漸發現商業當中其實有一條道德縫隙……

都是真人真事為劇本素材。大部分故事都是以醫護人員的事跡為主幹，讚揚醫護人員在危難關頭的勇氣和堅毅，亦有展現人性的恐懼和脆弱。但是我覺得《我叫大連》和《口罩》兩個單元，更能反映普通市民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所產生的覺悟。小強初時覺得疫情與自己距離甚遠，無甚關連，甚至想盡辦法要逃離武漢。他在醫院內看到病人的生離死別，更親眼目睹醫護人員的艱苦奮戰。從初期作為一個旁觀者，直到自己投入救援行列，小強對人生的態度有所感悟，對自己的前路亦有新的目標。

愛華本就是一个商人，雖不至於狡猾

奸詐，但是為了獲得口罩貨品亦會不擇手段。她為了工廠和工人的生計，疫情初期只希望生產口罩來圖利。漸漸地，愛華發現很多人因為欠缺口罩而令生命受損，令她明白到口罩對維護健康的重要性，於是她改變了行事目標，最終不單生產口罩，更研發呼吸機等各類醫療工具。

從來，生關死劫最能令人重新思考生命的真諦和生存的意義。疫情之下，人們在一起可以互相支持，亦可互相啟發，得到覺悟。



法式熱狗

寒冷的十一月，還有什麼比熱乎乎的法式熱狗更讓人動心？滿滿奶酪包圍的法式熱狗，簡直是太陽清早潤心靈、叫醒夢想的第一縷陽光。

都說好雨知時節，好吃何嘗不講究時節？當然，對熱狗這樣再家常不過的小吃來說，平平無奇的季節並不能賦予它獨特的意義。但法式熱狗本就不同，在紐約街頭，這不過是長條麵包裹茄汁、黃芥末和香腸的聚會；到了巴黎，經過了起司的「洗禮」，瞬間就變得精緻曼妙起來，好像漫步在香榭麗舍大道上的少婦，一點點成熟的風韻，帶著經歷過世事的智慧和灑脫，光跟她擦肩而過，也是一種治愈。

遺憾的是，人們多熟知美式熱狗，對法式熱狗卻很陌生。當然，兩者的價格也有差距。前者是划算、快捷的代表，後者則多了一分時尚和品味。從外表開看，法式熱狗便同普通軟麵包劃清界限，換成本土招牌的法棍，抹上黃油烤到香脆。不變的是那根法蘭克福腸，軟嫩嫩的肉香，帶出全世界都熟悉的味道。而法式熱狗最大的亮點，是撒滿滿的格呂耶爾起司，像花瓣一般鋪滿兩邊橫截面。作為瑞士起司的「扛把子」，格呂耶爾以傳說中七十五種香味聞名，也讓格呂耶爾這個小鎮在瑞士無數的美景中始終佔有一席之地。當然，我們沒有如機器般的精密嗅覺，去區分七十五種香味的差別，但有一點你肯定不陌生：每一道正宗的起司火鍋裏，每一絲醇厚蒸騰的熱氣中，都是格呂耶爾的巨大貢獻。

加熱之後的法式熱狗，起司剛剛到半融化狀態，那一口酥脆、香濃，讓人初遇便銘心刻骨。這也是為什麼有人執意將法式熱狗單獨點名，希望以為這平庸的快餐「正名」。因為它生而不同，哪怕配一杯紅酒去成全周末的意義，也毫不誇張。



《最後的審判》

在完成《創世紀》天頂畫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教皇克萊門特七世將已過花甲之年的米開朗基羅請回梵蒂岡，委約他在西斯汀禮拜堂的祭壇牆壁上「重操舊業」。當畫家歷時五年將取材於但丁《神曲》的傳統宗教題材《最後的審判》完成之時，他已近六十七歲高齡。

米開朗基羅在構思這幅恢宏巨製的過程中顯然參照了前輩喬托和西尼奧萊利的同名作品，然而他創作的這幅包含近四百個人物，更具視覺衝擊力的濕壁畫毫無疑問成為了西方藝術史中的一座至高無上的不朽豐碑。作品覆蓋了拉斐爾恩師佩魯吉諾的《聖母升天圖》，描繪

了耶穌基督在復活後升天，在天國審判凡人靈魂，根據其生前的善惡而被送上天堂或下地獄的場景。

畫家一反常態地將耶穌的形象塑造成「大衛」式的人物——相貌英俊且沒有鬍鬚、上身赤裸的他身材魁梧、肌肉發達、被懂黃色的背光襯托着佔據畫面中心。圍繞在他身邊的都是聖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耶穌右下方的聖巴塞羅繆，他右手提着剝皮用的刀，左手提着的那張人皮面部乃是米開朗基羅本人的自畫像。

相比較二十餘年前完成的《創世紀》天頂畫，《最後的審判》中天地合一的構圖更為簡單、色彩也



較為單一，湛藍的天空和淺棕的膚色佔據了畫面主體。然而無論是耶穌下方吹着號召喚死者靈魂的天使們；畫面左下方那些升起的被拯救的善者靈魂；還是右下方正被船夫卡戎載向地獄之門的罪人們，深諳解剖學的畫家則將人物的肌肉線

在香港做義工，最大的感觸是：義工是一門專業，並不是簡單的「做好人好事」。這個感觸來自於重陽節去深水埗白田邨的一次義工活動。

一大早，公司二十餘名青年員工，先將整箱的洗手液、消毒水和營養湯包搬到大會議室。然後由義工隊隊長、有着豐富義工經驗的葉小姐給大家講解行動計劃：上午，大家齊動手，將防疫物資裝成一個一個的獨立小袋，並貼上公司義工隊的祝語：「愛服務，樂分享」；下午，去深水埗白田邨，按照當區NGO提供的住戶名單，上門送

防疫物資。人多力量大，大家流水線作業，很快三百個防疫包就做好了。我看到每個人把寫有祝福話語的貼紙，極認真地貼在防疫包上，那表情寫滿了專注與快樂。

午飯後到達白田邨。當區的NGO組織負責人將大家分為七個小組，每個組發放一個寫有門牌號碼和住戶姓名的名單，並詳細地為大家講解了注意事項。他還很有心地為每一組各配了一名有經驗的社工。葉小姐與我同組。她先做示範：

叩門後，她會喊一喊：「婆婆，我哋係XX的義工！」她說，因為很多住戶都是上了年紀的老年人，行動遲緩，敲門聲也可能聽不見。待老人家開了門之後，除了送上防疫包，她還會將湯包的煮食方法講給老人家聽。

同組二十三歲的賢仔很快就學會了。他剛剛從廣東到香港工作不久，白話純熟。第一次敲門時，他很緊張，聲音都有點顫。但之後就越來越熟練了，他甚至學會了聊家

常，比如，會叮囑老人家「天氣涼了，多保暖」之類的。看得出，很多老人除了開心收到防疫物資，更開心有人來傾偈。一個九十多歲的婆婆說，成日盼着義工來說說話。

的確，做義工，除了送上物資，更重要的是精神慰藉。人世間，有愛，才更溫暖。

